

ギズダラケノサンガ



【日】石川达三 著

破碎的山河

破 碎 的 山 河

〔日〕石川达三 著

吴 树 文
王 建 康
柯 森 耀
林 怀 秋

译

破碎的山河

〔日本〕石川达三著

吴树文

王建康 译

柯森耀

林怀秋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34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1/2 插页：3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数：85,001—230,000

责任编辑：于 雷

责任校对：张 颖 玉 培

封面设计：勤 学

统一书号：10158·712

定价：1.40元

《破碎的山河》给我们的启示

丁 永

这是一部日本当代具有深刻现实意义的小说，值得那些把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人间天堂的人们一读，也值得在经济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一读。

小说描述了六十年代初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垄断资本在东京郊区开发电车事业的始末。通过计划、筹备、建设到通车的全部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和尖锐的社会矛盾，揭露了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时期社会道德的畸形、虚伪、丑恶、残忍与冷酷。

小说主人公是担任西北开发公司经理的大资本家有马胜平。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有马胜平既是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卓越远见的大实业家，又是一个贪婪残忍、冷酷无情的恶棍。

从郊外电车线路的确定，可以看出有马胜平的才干。按一般人的见解，在铺设电车线路之前，首先应调查沿线的条件，估计乘客的多少，以衡量利弊得失。公司的高级职员们正是从这种考虑出发，认为在人烟稀少的郊区铺设电车线路得不偿失。唯独有马胜平不以为然。他考虑的是综合发展计划，而不仅仅是电车事业本身的利益。战后日本人口剧增，

首都东京已有人满之患，居民区在不断外延，有马胜平以实业家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发展趋势，所以认为越是没有什么也没有的地方，越是能大有发展。荒僻的郊区一无所有，地价就特别便宜，可以大量收买来建设住宅群、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电影院、运动场、公园……等。他计划搞“一个日常生活的联合企业”，把沿线居民的衣、食、住、行全部包揽下来，使居民在举手投足之际都不得不把钱送给有马公司。他雄心勃勃的开发计划，使部下既震惊，又佩服。为了筹措资金，他又巧取豪夺，通过买卖土地进行投机，损害沿线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使自己财产剧增，解决了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

有马胜平在事业上一帆风顺，充满自信。他做任何事情都从“自我中心主义”出发，从不顾及他人。不管什么人，无论是妻子、儿女，还是部下，在他的眼里，都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工具，都应当服从他的意志和他的事业的需要，成为他的附庸。他不讲人情，认为人情只会阻碍事业的发展。女婿营私舞弊，立即开除出公司，并断绝翁婿关系，无论妻子和女儿怎样恳求，也毫无挽回的余地。妾生子想利用他的地位进公司担任要职，他认为这会有损于自己的事业，尽管儿子以法律起诉相要挟，他仍断然拒绝。一家零售店的老板被他挤垮，破产自杀，他毫不动心，认为“优胜劣败，这是斗争的常事，做买卖就是斗争”。电车线路施工过程中死了五、六个人，他毫不在意，认为“死几个人那是免不了的”。他的得力部下久山朝雄一家三口先后自杀，他认为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样大的事业，这样大的机构在运转

时，难免有碰头的、落后的、踩空的，有的被压死，有的被挤飞，有的被赶跑，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总之，他认为他的事业“对社会对民众有利，而因此受到损失的不过三、五个人，这样一点牺牲是无可非议的。”

有马胜平沉着、冷酷的性格还表现在无论在什么场合，无论他的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生活和工作都不会发生丝毫紊乱。同反对他的人当面交谈，他的脸上会浮起微笑；在心里极为恼火的时刻，他说话的口吻却能保持温和。由于他的专横，使他的家庭失去了宁静，但他个人的生活却一如既往，每天早晨依旧悠然自得地漫步庭园，修剪花枝，然后和年老的母亲一道静坐品茶。在庆贺他获得褒章的宴会上，秘书报告他新建的西北学院突然起火，他作了一番布置后，又衔着雪茄烟，若无其事，乐呵呵地跟客人们一起谈笑风生。这种性格和气质是有马胜平在实业界身经百战炼就的，也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有马胜平在进行残酷剥削和掠夺时，总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这是他比其事业上的敌手香月信藏高明之处，因而也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香月是赤裸裸的，他不要面子，不需要别人对他的事业赞赏或吹捧，只考虑能否赚钱。他对自己兴办事业就是为了赚钱这一点丝毫不加掩饰，对别人的反对也毫不在乎。有马胜平说香月“尽做坏事，只顾自己赚钱，不顾人民死活”，而“我从来不做这样损人利己的勾当”。确实，有马胜平不事先想好一套大道理是不会动手的。他说“社会上的实业家都是为了赚钱，所以他们的事业都搞不好，而我是为了社会大众兴办事业，所以社会大众都

支持我”。“即使有人反对，也是些小里小气的人，他们的反对运动还能阻挡人类文化的堂堂前程？”“害怕有人反对，就不要干大事业”，他和香月都这么认为，但在做法上有马胜平却巧妙得多，因而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他哄抬地价，从买卖土地中获利，使成千上万人受害，可是却说“我买下土地不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为了公共的利益，我需要资金，为了获得资金，我才买下土地”，

“地价上涨是必然的”，“我不买别人也得买”。甚至倚仗权势，霸占别人妻子，他也能讲出一套“堂堂正正”的道理：“我对于人们的不幸总觉得过意不去。我要使人人都幸福，对不幸的人们伸手帮助他们，使得他们将来都幸福——这是我一贯的方针。”这种伪善与无耻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有马胜平对实业上获得的成功并不心满意足，他要名利双收。他无意去做政治家，因为他深知日本的政治家无非是财团的傀儡，“与其当一个政治家，还不如当一个在背后操纵政治家的事业家或财界人士”。他要当一个教育家，因为教育家比事业家更高级。他积极创办西北学院，名为给国家培养人才，实际上是想为自己挣得一顶学院院长或大学校长的桂冠。

有马胜平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无往而不胜。他为所欲为，蓄妾狎妓，夺人妻子，毁人地产，逼人致死，简直无恶不作。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所允许的吗？恐怕未必。难道有马胜平真是了了不起的“超人”吗？当然也不是。他敢于蔑视一切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有**钱**。有**马胜平**确信**钱**能通神。“给了**钱**可以把女人弄到手，给了**钱**也能和女人断绝关系，给了**钱**可以逃脱罪责，给了**钱**也能兴师问罪。总之，**钱**本身没有意志和性格，但是它具有很大的能量”。因此，“与其说有**马胜平**能指挥人，还不如说**钱**能指挥一切”。有**马胜平**有的是**钱**，他用**钱**来收买一切。他认为花钱收买人同花钱收买土地、股票一样，没有多大差别。他毫不吝嗇政治捐款（变相贿赂），经常举行宴会，以此笼络人心，在自己身边建立起许多支柱，以便随时可以利用。他的事业损害了公共利益，人们群起反对，他认为无所谓，只要花钱收买几个代表，反对运动便可分化瓦解。土地所有者不肯出售土地，那也好办，送上一份厚礼使对方动心，然后就能成交。对部下得恩威兼施，使他们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因此部下家有丧事，他舍得送一笔相当可观的慰问金。他看上了年轻美貌的女职员**福田光子**，就花钱让她丈夫出国，达到霸占目的。妾生子跟他打官司，要求认领，他花钱买通对方律师，并公然拒绝出庭。总之，在有**马胜平**看来，只要有**钱**，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他如此为非作歹，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甚至也没有受到舆论谴责，反而得到了很高的荣誉，政府授予他蓝绶褒章，还颁发了褒章状。由此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人人平等”的实质所在！

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作者将有**马胜平**的伪善外表一层层剥开，暴露了这个垄断资本家的狰狞面目。然而小说的意义并不局限在此，它通过有**马胜平**这个生动的形象，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血和泪的控诉。在西北开发公司的一个建筑工

地上，作者描写了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场景：“这一带红土被刨出来了，传送带把它运走，好象在土地的胸膛上划开了一道伤口，流着鲜血”。“土地遭到了不幸，不幸更加快了掠夺，随着财富的积累，人类却逐渐衰亡”。

垄断资本对国土肆意践踏，自然界的生态均衡正在遭到破坏，美丽的山河被割裂得支离破碎，而更重要的是随着山河的破碎，人心跟着破碎了。在生存斗争规律所支配的社会里，弱肉强食被认为是合理的现象，人变得极端自私和残忍。从表面上看，别人的不幸，似乎都是有马胜平的罪恶所致，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却远非有马一人所能造成。金钱支配一切，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那些小地主、小业主、政客、律师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市侩，他们之所以受有马胜平的支配、收买甚至掠夺，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有马那么雄厚的资本。如果他们与有马易地而处，必然也会干出如同有马所干的种种罪恶勾当。

在那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爱已为金钱所代替。穷画家酒井为了钱，用妻子做交易换得出国经费，竟还恬不知耻地为自己解脱：“一个人应当理智一点，舍弃感情”。当他达到了出国去巴黎的目的后，虽也曾感到短暂的颓丧、黯然、惆怅，但主要仍是担心他走后，妻子拒绝有马的要求而使自已得不到有马答应寄给他的钱。在他肮脏的灵魂深处，所考虑的尽是个人，丝毫不为妻子着想。“爱”这个概念在曾以“博爱”为号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已经名存实亡！

人所应有的诚实品格已为彻底的虚伪所代替。社会评论家米原成雄被请来为有马胜平写传记，这位素被誉为笔锋锐

利的“硬骨汉”，为了稿费竟把有马的传记写得十分肉麻，不惜歪曲事实为这位大资本家树碑立传，连有马自己看了都觉得无聊，认为满篇都是谎言，难以卒读。一位声誉卓越的评论家尚且如此，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出版界的腐败状况可以想见。

从有马胜平两个妾生子竹雄和平次郎的遭遇，也可以略见这个社会的阴影。有马丝毫也不关心自己的儿子，甚至连儿子的名字都记不住。他之所以要儿子，只是为了拴住他们的母亲。但两个儿子与他们两个一生不知反抗、畏首畏尾的母亲不同，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人生观。他们都为自己所背负的先天命运而感到痛苦，不愿意这不幸的命运伴随自己一生。竹雄洁身自好，他认为依靠父亲的地位和财产是可耻的，这等于承认了父亲的不道德行为。他对父亲持完全否定态度，想摆脱这个命运，走自己的路。而平次郎认为竹雄是个虚无主义者，作为一种生活态度，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现实社会中，父亲是否定不了的，命运也是逃避不了的。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平次郎决定与父亲同化，把自己堕落到父亲同样的精神水平和道德水平，然后最大限度地利用父亲，以求得自己的飞黄腾达。这两个青年都要反抗自己的命运，但所采取的方式却都是无济于事的。

在艺术手法上，作者用质朴无华的语言写作了这部有现实社会意义的小说，这就使整篇作品酷似一幅色彩清淡而形象逼真的素描，几乎是不加掩饰地再现了高度发展的工业国的社会气氛和各阶层人物的精神面貌。在描写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时，作者所着重的是细致地刻划各种人物的心理活

动。刻划的目的并不在于表现这些人物本身的人格和品质，而是通过淋漓尽致的暴露，揭示整个社会的黑暗，并加以愤怒的抨击。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主观创作激情的喷涌。

为了加强艺术渲染的效果，作者别具匠心地安排了这样几个场面：

在西北学院开工典礼那天，有马胜平身穿大礼服，胸佩大菊花，俨然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可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被气得卧病在床，儿子被逼疯，进了精神病院，妾生子要求认领，东京家庭裁判所正传讯他到庭……

在庆祝他荣获褒章的宴会上，各行各业知名人士济济一堂来向他道贺。有马胜平功成名就，踌躇满志。然而正在此时，西北电车公司下属各单位工会春季斗争揭开了序幕，电车可能于次晨第一班车起进入全线大罢工，而患精神病的儿子又放火烧了他新创办的西北学院。

在郊外电车通车典礼上，有马胜平盛装剪彩，庆祝通车的焰火在车站上腾空而起，但通车伊始，电车就撞翻了一辆卡车，一位司机成了电车通车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在围着司机尸体的人们头上，还响着发射焰火的劈里啪啦声。

作者采用强烈的艺术反差手法，使读者深刻地领悟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越快，它的社会根基越不稳定这一客观规律。

这部作品除了使我们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外，还使我们联想到党中央提出的：在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方针是何等及时

和正确。对物质和精神的相互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唯心主义的“精神万能论”，也要反对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机械唯物主义解释。现时代那些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所存在的社会道德日益败坏的通病就足以证明：那种认为精神文明会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提高的观点是同实际生活完全相背离的。

小说给予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应当从客观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象日本那样的国家，战后经济如此飞速发展，终于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注意。有马胜平是一个品质恶劣、手段毒辣的垄断资本家，但他在对待自己所创办的事业的态度上，仍有值得借鉴之处。有马胜平对他公司干部说：“你们这些人都学习不够。你们平时都学些什么？光读书是不行的。你们不看看正在发展的社会，不把学问学活了，是当不了实业家的，是不是？社会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因此事业也得随之经常发生变化。纺织业的业主每年都织新花样的布。收音机、电视机、电气洗衣机每年都在革新产品。这是作为一个实业家必须具备的能力。电车的事业也是如此。每年都开同样数量的电车，丝毫没有变化，这样的事业家是懒汉。是不是？你就得把电车的车厢改换颜色，引进新的硬铝车，加快电车速度，经常要改善服务质量……”。这段话充分说明有马胜平很懂得怎样发展自己的事业，并且有非常强烈的事业欲。有马创办西北学院也十分强调学以致用，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并大胆地实施教育改革。有马始终坚持事业第

一，不讲情面，法不避亲。当然，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攫取高额利润。我们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我们的厂长、经理是受党和人民的委托管理企业的。如果我们的干部对待人民的企业都具有或超过有马胜平那样强烈的事业心和干劲，可以相信，我们国民经济的发展将会更快一些。

这部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读罢小说后使人感到抑郁不舒。作者虽然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与腐朽，但没有向人民指出希望所在。作品中提到过罢工斗争，但是片言只语，贫乏无力。我们从整篇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人民的力量。然而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日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决不会长期容忍有马胜平们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终有一天会作出自己的正确抉择！

就小说的艺术性而言，作者在描述事态发展的过程中，较多地采用旁白的形式以表达自己的见解。这当然是由于积愤于心，有感而发，但在客观上却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者自己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生动、丰满与充实。

小说的思想局限性实际上正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反映。石川达三先生是日本当代的著名作家，以写作反映现实的社会小说见称。他崇尚正义与自由，反对一切剥削与压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因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报道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战后又写了大量揭露日本社会黑暗现实的作品。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我四十多年来的工作大部分是属于愤激和感叹”，“我不得不把日本这些矛盾和纠纷写出来，是出于我对日本的热爱，也是我的悲愤的表现”。石川是一位爱国的、有良心的现实主义作家，但他还没有看到日本人

民革命斗争的前途和希望。

然而就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政治上健康，艺术上成熟的好作品。白璧微瑕，在所难免。译者把中国人民的朋友石川达三先生的大作介绍给读者，这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写于上海



作者小传

日本当代国内外知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1905年生于秋田县平鹿郡横手町。1928年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任国民时论社记者。1935年以长篇小说《苍氓》获第一次芥川奖，从此开始了作家生涯。战时因作品触动了军国主义，曾招致笔祸。战后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

著有《苍氓》（1935）、《活着的士兵》（1938）、《风雪》（1947）、《风吹芦苇》（1951）、《人墙》（1957）、《破碎的山河》（1963）、《金环蚀》等，不少作品揭露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语言洗练生动，既富于诗意，又蕴有深邃的哲理。

内容提要

这是写过名著《金环蚀》的作者、日本著名的当代现实主义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小说。作中通过有马胜平这个人物，塑造了日本实业界巧取豪夺、强食鲸吞的新型垄断资本家的发家史及其典型性格。他损人利己、贪得无厌，这与老牌资本家无异；其新，就新在他心安理得地将害人说成“帮助”，将唯利是图说成“为了人类进步”……甚至连倚仗财势霸占别人的妻子，也是“公平交易”“助人为乐”……即使妻妾子女，也全成了他实现野心的牺牲品。而他，依然悠然自得地赏花、领奖……

小说文笔娴熟，情节动人，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本质。

目 次

房子虽然小·····	1
街着雪茄烟·····	8
一场小斗·····	15
和八名反对者·····	20
两个女儿·····	26
乘上高级轿车·····	31
开辟线路的计划·····	38
急匆匆赶回家去的女人·····	44
综合开发计划·····	49
破碎的心·····	60
奇怪的谈话·····	71
沦落·····	81
敌人也在行动·····	86
人生的分水岭·····	92
大骗局·····	101
香月其人·····	111
改嫁·····	116
年轻人的烦恼·····	122
可怜的青年·····	132

· 1 ·